

# 經濟部長

## 江丙坤校友專訪

現任經濟部部長江丙坤先生，為本校地政系傑出校友。他從一個貧苦的農家子弟，歷經苦學、奮鬥，及認真做事的原則，多年來在駐外經濟單位及外貿協會，為臺灣的經濟、貿易而努力。擔任經濟部長以後，陸續推動許多重要的經濟政策，舉其犖犖大者：

### 一、國內方面

(1) 為避免勞力密集產業外移過速，而新興產業補位不足的困境，積極推動科技專案計畫，提高關鍵技術的自製能力。

(2) 積極推動「振興經濟方案」，協助業界排除投資障礙，推動臺灣成為亞太區域營運中心。

(3) 從加速水資源開發與規劃、水資源管理及防治洪水等三方面，通盤規劃水利政策，永續保育管理水資源。

(4) 依「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」，推動經濟部所屬事業民營化。

(5) 成立中小企業輔導工作會報，定期檢討績效，發揮輔導體系整合功能，協助中小企業轉型。

(6) 秉持「供給導向」經濟理念，加速促進各項資源及財貨「供給面」的自由化、效率化，建立一個公平自由的

競爭環境。

### 二、國際方面

(1) 基於國家整體長遠經濟利益，建立務實之投資、經貿雙軌互動體系，以達擴張國內經濟實力。

(2) 因應國際環保新趨勢，調整產業能源政策。

(3) 加速經貿體制全面調整，及時加入世界經貿組織。

(4) 南向延伸產業分工據點，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經貿關係。

### 三、兩岸方面

(1) 結合大陸資源潛在利益，建立兩岸產業分工體系，發揮兩岸「互補互利」之功能。

(2) 在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及安全原則下，因應中共深化經改動向，前瞻規劃兩岸經貿互動新局。

鑑於本刊以報導校友資訊為宗旨，法商學院特推薦江部長撥冗接受專訪。五月十二日，本刊編輯委員蕭景楷教授及地政系前系主任趙淑德教授，同往經濟部專訪江丙坤

校友。以下為訪問摘要：

問：可否請部長談一下求學經過。

答：小學畢業之後，因為家庭務農，所以就繼續讀台中農校（初農），念了三年之後，本想改念臺中二中。二哥就跟我說，家裡沒錢那有機會讀大學，所以就留下繼續念高農，等於讀了六年農校。這段期間，大部分是從南投通勤，因為交通不便，加上要走路，一天來回要六個鐘頭。記得讀農校之前，大約是國小五、六年級時常跑空襲，但是那時求知慾很強，看了很多日文書籍，連大人看的也看，像水滸傳、三國志（日文版）印象最深。

到了初農一年級，還常有空襲，看到美軍來轟炸，真是害怕。農校在空襲中也被炸了，臺灣光復後，就由西屯搬到北屯，再由北屯搬到臺中商業學校，然後又從臺中商業學校搬到臺中農校現在的地方，那時小小年紀都要自己走路搬桌子、椅子。

農校快畢業的時候，有老師鼓勵我去考大學，那時我也有些心動，但是因為農校英文、中文很少，加上考試有二十幾科專業科目，只好補習一點英文，打算考農學院，結果沒有考取。只好去考就業考試，分發我到鐵路局，不過就業考試考完之後，有位朋友張明德先生問我要不要一起去考行政專校（本校法商學院前身），我們就一起北上報考（那是第二次招生，要是那次不來考的話，我的一生就不一樣了）。因為我過去讀農校，只好報名「土地行政」。

雖然考取了行政專校，但是沒有錢就讀。記得要上臺

北的前一天，才跟我爸爸說我要去念大學，需要五十六塊錢，他說你現在才跟我講，我要去哪裡借錢？但是還是去借了。上來臺北以後，就靠我大哥每個月寄一百塊錢給我當生活費，沒有零用錢。大概在念了一年以後，生活才有所改善。因為成績很好，學校就推薦我去農復會實習兩個月，一天出差旅費是六十塊錢，後來又增加到七十塊，兩個月下來領了二千多塊錢，高興得不得了。第一次買了手錶、皮鞋，還拿七、八百塊錢給我父親，請他拿去還債。

行政專校念了兩年畢業後，當年我就考上「高考」，我和大哥都高興得跳起來。雖然當時填寫「臺灣省地政局」為第一志願，但是被分發到第二志願的「南投縣政府」（我父親倒希望我到南投服務，因為薪水可以給他），從四十三年做到五十年才離開。在這段期間，行政專校改為法商學院，我就利用借調到臺北「地政局測量總隊」的機會，晚上去念書。後來雖然再回南投縣政府擔任股長，還是固定北上念書，到了四十八年總算把夜間部三年的學業完成。

法商學院的畢業證書對我很重要，因為到了四十九年，有一次去參加教育召集，家裡寫信告訴我，中山獎學金正在招考，正好有「地政」學門。那時我們根本不可能有錢去留學，而且我已經結婚，每個月薪水還要交給父母，孩子出生以後，僅靠內人的薪水來買牛奶，為爭取此一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所以就決定去報考。考取之後，我就離開南投縣政府，到日本進修。

去日本之前，我還把機票換成船票，多餘的七千多塊

給我父母拿去還債，並且答應他們每個月寄同樣薪水的錢回來。在日本三年拿到碩士學位之後，想繼續念博士，但是獎學金沒有了，只好跟我內人一起在大使館的文化、新聞參事處打工。兩年後實在支持不下去了，幸好有同事幫忙，從經合會調二百塊美金讓我到經濟參事處工作一年，才從僱員正式補經參處處員缺，並且順利拿到博士學位。

問：部長的學業都是在半工半讀中完成，非常令人感佩。是否請部長談一下離開日本之後的任職經歷？

答：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以後，我就想回國或者調到英語地區服務，結果調到南非。在南非待了八年，這八年中「中非關係」建立起來了。後來蕭萬長先生擔任國貿局長，找我回來接任副局長。雖然當時三個孩子已經適應那裡的環境，但年紀還小（分別為廿二、十五、十三歲），幾經考慮，最後還是讓他們繼續留在那裡，只有我跟內人回來。回來以後，先擔任國貿局副局長一年半，再到外貿協會擔任秘書長。然後回經濟部接任國貿局長，十一個月之後任常務次長。到了蕭先生擔任部長時，再擔任政務次長，最後才接任部長之職。

問：從您任職及工作的經驗中，您覺得有哪些最值得給母校的學弟妹參考？

答：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，有些人換工作換得很厲害，換來換去，我覺得不好，即使念書也是一樣。所以我主張，不管你念什麼，把它念好；不管你做什麼，什麼樣的崗位，你把它做好。你要是對這個工作不滿意，不認真去做，那麼將來也沒有人會肯定你的工作。如果每一件事情

都把它做好，別人慢慢的就會知道你這個人不錯。即使我曾遠在南非任職，但每次回國別人都跟我說，我在南非做得不錯。換句話說，任何工作你都把它做好，一定會受到肯定，肯定之後，若是需要人，大概就會想到你。

問：剛剛部長也談到做事的原則，能否詳細說明？

答：我比較注重制度的建立。無論是以前做股長，或是在南非，甚至到貿協做秘書長，到現在擔任部長，我在每一個工作崗位都先建立整個制度。就像救火隊一樣，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必須面對每個問題；但是要解決每個問題，則要趕快把隊伍組織起來，把人員配置妥當。等你把制度建立起來之後，你會發現一批人的力量，要比你一個人的力量強很多。所以我在貿協花了五年的時間，徹底改革它的組織，讓它體系化。同樣的，在經濟部我把每一件工作體系化，因此每一個部門我都懂。好比我有一個工廠，從原料進來到產品完成，一定會經過很多機器，單獨一部機器不能生產產品，我一定要把各個機器排列得最有邏輯、最有秩序，然後配置最好的人員。這樣在整個藍圖下，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哪裡。

因此如果有這樣一張藍圖，需要討論任何事情的時候，馬上就可以找到那個部門，所以我的腦筋裡面常常浮現一張藍圖。當你跟我談某一件事情的時候，我會把那個部門的資料拿出來，並且兼顧到整體環境佈置。所以「體系化」的結果，每一個工作有它的功能，有它的地位。所以別人在向我做簡報時，我會把資料放進去，放進去馬上就有結果出來，這結果事實上是在裡面演練過的。

再者，我做事情乾淨俐落，我每天的事情一定當天做完，每個禮拜到星期六下午三點鐘，我已將一週的工作弄得清清楚楚。在這過程中，我每天可以掌握各單位重要的工作是什麼？每一個月中輪流詢問這些工作的情况。如果有困難，我會親自出面解決，假如沒有困難，就讓各單位去做。

問：面對臺灣經濟，最值得關切的問題有哪些？

答：目前臺灣經濟最大的兩個問題，一個是我們參加「關稅貿易總協定」(GATT)。參加GATT不是國際地位的問題，而是確保我國將來在國際上競爭時的地位、利益。假如不參加的話，將來這些國家降低關稅時，我們就不能享受。這樣將來韓國、中共都只拿百分之五的稅，我們的產品卻要繳百分之十的稅，大家自然樣樣都不跟臺灣買，到時臺灣經濟就垮了。問題是今天大家都要降稅，過去四十年來都降稅了；我們現在進去GATT，別人都說過去我們只為美國降稅，並沒有為他們降，因此要求我們以後也要為他們而降稅。既然如此，我們的市場要開放、關稅要降低、農產品要開放，但這些對國內的衝擊太大，可見今天最大的難題是，加入GATT則對國內經濟衝擊太大，不加入又影響臺灣未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。

第二的問題是，如何讓國內、外廠商願意在臺灣投資，也就是說如何改善投資環境，來促進投資意願。讓國內外廠商繼續投資，發展製造業，繼續外銷。

這兩點實在是臺灣目前最重要的兩個問題。但是現在很多人都了解，所以都不急。好比英國經過十年經濟不

景氣，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二，英國人民為了找工作，現在就會告訴政府說，「我不罷工了，也希望政府能補助廠商」，所以現在許多廠商到英國投資，原因是外國廠商到英國投資四億，英國政府也補助四億。如果這是在臺灣，大家一定認為政府在圖利財團，這要等到大家找不到工作的時候才會反省，但是等到那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。

我們應該了解工業就像是一個心臟，沒有工業就沒有稅收、外匯、就業機會等等。如果有一天韓國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經濟景氣上升，而我們掉下去，那麼我就成了「菲律賓第二」(三十年前菲律賓經濟環境比我們還好，現在卻要到臺灣來打工)。

問：想請部長談一下個人的休閒生活，並介紹家庭狀況。

答：我現在的休閒活動，大概星期天去打高爾夫球，然後在家裡聽音樂、看書等，很單純。三個孩子中，老大在中興新村出生，老二(女孩)、老三在日本出生。他們都在日本、南非、美國、臺灣等地求學、長大，陸續回國服務。

問：對於母校的師生，是否有什麼期勉？

答：希望同學好好利用這四年，研究自己有興趣的科目，但是不要念死書。社會、自然科學都有真理存在，同時對於人生必備的藝術、文化多多接觸，讓它成為自己的財產。而且要多關心國事、國家的前途，培養對政治正確的看法。如果能培養了國際觀，就能對自己、對學校、國家，有更大的責任。

談到學術地位，如果拿日本和我們來比，日本教授分工較細，每個人在他的領域發揮所長。也就是說透過研究成果，發表論文，在同一個領域中爭地位、榮譽；而不是在社會、媒體上爭，到底學術和政治是兩碼事。

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學問基礎，立即判斷、分析的能力，而不是專研小小的領域。到了社會才是真正的學習，所以大學應以培養健全的人格、豐富的知識、正確的判斷能力為目標。以日本的公務員為例，都是在行政機關訓練完成的，不是大學四年所學。以政府部門來講，如果一個人有法學、經濟學基礎，加上判斷、分析能力，經過公務員的十年歷練，一定可以成為專家。

另外，現在大家不太願意工作，希望提高學歷。其實真正腳踏實地去工作才是重要的，並不一定要到國外留學爭取高學歷，社會也需要各種人才，否則就沒有人生產了，這也是一種社會變遷的隱憂。

結束江部長之訪問，深深體會臺灣經濟前途是一條需要費心去走的路。除了慶幸有一位具整體規劃的掌舵者外，更希望民意機關，乃至全國民眾皆有遠見，支持長遠的政策，如此當是子孫之福。

（本文由本刊編採小組整理提供）



## 楊德華校友專訪

楊德華校友為民國五十八年母校機械系第二屆畢業校友，多年來白手起家、創業有成，近年來更以其開發之技術與母系學術合作，回饋母校，獲工學院推薦接受本刊專訪。楊校友詳述之辛勤開創事業，與突破困境之心路歷程，以及經營事業之經驗、體認，實可供在校及即將就業之同業參考借鏡。

以下為楊校友接受本刊編輯委員蕭景楷教授訪談摘要：

問：請楊校友談談當年在母校就讀的情形。

答：印象中，當初中興大學主要以農學院為主，理工學院沒有幾個系，機械系為其中之一，才開始第二屆，師資和設備跟現在差很多，但是對學生要求蠻嚴格的。當時機械系畢業後出國是比較熱門的，我本來也有這個打算，但是因為家境不是很好，最後還是留在國內就業。

問：是否能夠談一談你的家庭背景，以及目前家庭的生活狀況。

答：我本身是台中人，是道地的農家子弟。家裡有七個兄弟姊妹，而只有八分地，生活可以說十分清苦，小時候多在半工半讀下度過，因此比較自動自發，會自己抽空